

鍾

兩子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漢書卷之九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表宏漢

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或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惡懼不及焉

當田時諸

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

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

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

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

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

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



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二疆之  
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  
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  
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  
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表氏世紀曰  
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  
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  
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  
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為  
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渙言曰夫兵者凶器  
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  
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  
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  
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  
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  
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  
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  
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  
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  
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



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  
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  
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  
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  
取不歆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  
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  
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  
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  
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漸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  
朱淵表津遣使行李召  
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  
受署峻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

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  
不可以為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濟  
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  
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  
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  
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  
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指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  
循常將有推也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勝導君卑臣猶或末  
也而反長世之過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  
不亦謬乎遂不劾  
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  
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  
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  
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



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  
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  
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教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  
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即中令之家一  
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  
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  
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  
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  
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  
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

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  
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  
是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  
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  
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  
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  
準有傳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表初渙從弟霸公恪有  
氏子孫世有各位貴達至今

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  
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  
固而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  
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繁字儀祖霸弟微  
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  
焉天下擾攘遂將去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



可以此身手微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運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乘微將遠述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微弟數有

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

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表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相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歡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



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今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

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強負而至者千餘家傳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轉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缺茂



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  
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  
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  
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又顧謂茂曰  
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  
於君意何如茂荅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  
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  
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  
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  
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  
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

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  
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  
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  
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  
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

曰國子尼美才也吾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

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既還舊土太祖辟為

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



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  
姓覓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  
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  
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  
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  
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  
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  
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  
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  
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遂引二京賦淵

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  
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  
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  
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  
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  
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其子秦  
為郎

魏書曰  
太祖以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  
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



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  
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  
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  
竒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  
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  
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  
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  
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  
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  
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  
有後悔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  
虞不聽

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  
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  
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  
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  
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  
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  
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  
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

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



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表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菑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

又着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傷折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遊難



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  
 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  
 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  
 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  
 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塞塗由山中九  
 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  
 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  
 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  
 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  
 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弃國夏后  
 不奪將欲使高祖之士優賢之遼東斬送袁尚首三  
 正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三  
 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  
 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  
 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吊祭其首  
 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出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

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  
王脩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

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

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

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舊令田疇至節

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郡邑袁賊之盛命乃不屈慷慨守  
志以徵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  
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  
化開塞導道世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  
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  
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  
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



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  
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  
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曰載世子議曰昔  
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  
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  
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  
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  
外議雖善為復使命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  
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  
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  
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  
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  
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譏邪而事  
將別有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  
序出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  
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  
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  
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  
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  
不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  
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



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時德義賜時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疆懼

服舉孝廉脩讓郗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時天下亂遂

勳應乃懿德用并爾于王庭其可辭乎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



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  
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  
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  
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  
劉詢起兵潞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  
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  
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  
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  
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

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  
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視之屬有讒人固將  
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  
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  
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  
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  
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  
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  
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  
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喜其義聽之



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  
 子於是于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  
 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  
 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以脩為督軍  
 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  
 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  
 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  
 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  
 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  
 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  
 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

之

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積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洵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  
 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

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  
 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

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  
 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

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  
 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

之乃與脩書曰君深身浴德  
 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

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  
 蓋鑑之利足瞻軍國之用昔

而巳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  
 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

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遺  
 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

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  
 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

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  
 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

為首及聞素軍師衆賢之議  
 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

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  
 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

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  
 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

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  
 選轉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

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  
 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龜亂耳

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  
 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

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  
 帝察少府蕭望之才在宰相

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  
 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

故復出之今為馮翊從正卿  
 嘉靖十年補刊



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  
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  
遷魏郡魏國既建為大司典公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  
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  
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  
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  
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  
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  
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  
遂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  
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

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  
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襲字偉元少立操  
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  
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  
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襲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  
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  
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襲刈麥  
者襲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襲門人為本縣所役求  
襲為屬襲曰鄉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  
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  
從者下餘人安立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  
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  
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耻同縣管彥少有才力  
未知名襲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  
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襲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襲襲曰  
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與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  
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  
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襲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  
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  
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傳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



其先也。襄以為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襄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逢起，襄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戀墳壙，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襄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襄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襄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周七人為一傳，其脩清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鄉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鄉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即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

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羗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激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邢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



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

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

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

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

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

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

又資送政家皆得歸設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

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

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

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

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

原王烈俱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原與平

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

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

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

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

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

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

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

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



是遂就書一冬之閒誦孝經論語自在童戲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御里鄭君君知之平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

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象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僧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太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誡之也語云妻之欲甚矣明府奚取焉融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達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錫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



拜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  
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  
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  
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  
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錫我行永久今遣五  
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  
之雄若暴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原君  
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  
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上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  
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  
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那鄭之學  
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  
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叛守諸君必將來迎  
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祭酒耳言訖未久  
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掌履而起遠出迎原曰  
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  
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

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那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  
乃亦願士大夫心文君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  
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  
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  
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故令曰那  
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時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  
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  
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  
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  
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  
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巨勳之雖云利賢能不而惡太子  
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  
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  
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  
復難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

清賢員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魏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  
好學論在嵇康集爲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  
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爲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

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

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

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

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

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平于遼東度虛官

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公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

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

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

書陳姐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卒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

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

謂原曰潛危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禰之道也密遣

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

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

如此或爭并闕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

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聞

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

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王烈者字彥方於

左右無關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節李元禮韓元長皆於陳君李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明賈偉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通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飢饉路有饑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孝校敦崇上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詢之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生得之盜者曰我匪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救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而勸為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

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求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欲如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虜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臨乘適烈秘館時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



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  
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

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  
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變徵寧  
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  
南連吳僭号称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

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  
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沮望見有火光  
輒起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詔以寧為

馬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  
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

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  
大勲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  
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明帝即位太尉華

歆遜位讓寧傳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  
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

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  
以矯時前雖微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  
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遂下詔曰太

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  
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

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

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  
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奭曰耆

造德不隆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  
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若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  
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以秦穆之賢猶思  
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風也



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  
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  
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  
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  
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  
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  
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

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  
罷農無伍祿運幸厚然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  
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  
恩養之福沈委篤痲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  
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  
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  
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恒營竦息悼  
心矢圖思自陳聞中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  
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復息有絕極  
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



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負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棠枕奴馬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青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息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

節高乎審老疾冠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

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



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  
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  
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  
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  
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  
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曾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  
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  
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遁養  
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

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  
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  
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列祖明皇帝嘉美其  
德登為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  
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  
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  
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  
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  
闕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  
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



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璣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彞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

唐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

於揚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即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魯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

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

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

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

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

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

平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



不仕琀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  
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  
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  
郡累上琀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  
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琀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  
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  
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  
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

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事班天下任

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今于綽連齋以問筮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

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

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

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鷩之鳥巢筮門陰筮告門

人曰夫戴鷩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

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

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



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  
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  
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  
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表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  
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  
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  
宣帝為布衣時  
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  
岫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

因與所乘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  
知之信行著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  
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  
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二百里無相侵暴者

安二十二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  
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氏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  
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  
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  
為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  
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

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  
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



顛鍾毓太僕庾亮案庾氏譜疑字劭然穎川人子靈字玄默

適胤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道之子豫州牧長史

史顛道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道之曾孫貴達至今

長太守何植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

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龕後將軍勳車騎

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

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

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

即徵後顛休復與庾亮

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

行於卿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

信附下周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

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於十年八十九拜子繁郎中初昭

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

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

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畧曰先字孝然中平

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

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

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

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

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

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

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摺拾不取

大總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

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為

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白炙呻吟獨語饑則出

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

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

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

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



其盧先見穆再拜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稷謂之曰國家  
 使我求為鄉君我食鄉鄉不肯食我與鄉語鄉不應我  
 如是我不中為鄉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肯  
 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復  
 應而謬歌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常殺  
 祥羊更殺其殺癩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為事者乃  
 推其意疑洋羊謂吳與魏於非後人密往觀之隱者也  
 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隱者也  
 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瀾乎念共避白波  
 時不先孰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  
 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  
 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  
 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  
 乃自絕不言及姚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  
 冬夏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  
 皆如泥濼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  
 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夫人欲多  
 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  
 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  
 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

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曰必為大賢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遺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  
 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真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知也考之於表  
 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也之所不能已者言語  
 衣裳也身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履離室宅  
 絕親戚閉口不言積然以天地為家守閑然合至道之前  
 出羣形之姿入玄寂之域一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之廣不能以回其願妙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來未及其至也豈羣羣之言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曠野不以所不能行豈羣羣之言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心填頭以恐其形遺驚又所不能行豈羣羣之言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一之延年百壽越期頤雖上豈不損之也自養皇已來  
 人而己矣百壽越期頤雖上豈不損之也自養皇已來  
 魏也北地博玄壽之性同會故梁州刺史耿舉以先為仙  
 東人又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韓曉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精完華年以五六十諸人其親識之謂其已百



餘歲矣初累年四三餘  
 方入蜀與相六年三餘  
 又徒蜀與相六年三餘  
 其口宿其不肯言至嘉  
 問之開口不肯言至嘉  
 官以孤老與不取食不  
 燿盡復出與人與不取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  
 安有宿儒藥文傳若門  
 好內事於寒葦中長女  
 不洽二產業不畜妻孥  
 諫到味冬十五年漢中  
 獨求窮巷小屋無親里  
 窮給廩曰五升食不足  
 不肯言故因号之曰寒  
 其所跪由是人謂其不  
 其所欲亦不肯言准其  
 餉一升而止臣以此  
 之索謂略云焦先吸揚  
 並作  
 其術有婦  
 中壞正  
 黃初元  
 障施一  
 書人成  
 十者縣  
 以禪糧  
 年病亡  
 是時長  
 詩書後  
 漢中初  
 書夜吟  
 譏人食  
 無所見  
 以其鯨  
 姓字又  
 其存恤之  
 呼之問  
 臣松之以  
 為蹈猶履  
 也

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  
 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故謂之蝸牛廬莊子  
 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邠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  
 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二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  
 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  
 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珩胡  
 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袁張涼國田王邠管傳卷第十一

史記

卷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劔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甚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



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  
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  
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  
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  
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反紹卒  
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  
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  
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  
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二素兄弟親尋干戈異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  
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  
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  
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  
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  
不遠于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  
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  
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  
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



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  
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  
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  
寶而猥龔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免之  
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  
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  
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  
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  
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  
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  
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  
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  
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  
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

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懼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議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摠齊清議

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拜賜高天下稱平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



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淳  
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  
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  
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  
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  
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  
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  
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  
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  
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  
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使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

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曰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  
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  
知公意至此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  
也遂自殺

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

竊謂英特為是也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

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䟽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

警言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曹鼎輔

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因思若已

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  
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



為首舉以智不存身敗之林曰大丈夫初太祖性忌有所

為有避逆耳即如知人良足貴乎

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宿

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

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

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

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

曰人小恃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

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

儉儉與融兄喪有舊亡投張遇襲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

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

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

時收融及襄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衆曰

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即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

原尚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辛高第累遷

北軍中使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

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

方正而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

棺名為鄭公卿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七者皆為

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宿

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

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

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

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

曰人小恃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

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

儉儉與融兄喪有舊亡投張遇襲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

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

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

時收融及襄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衆曰

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即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

原尚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辛高第累遷

北軍中使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

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

方正而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

棺名為鄭公卿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七者皆為

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宿

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

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

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

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

曰人小恃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

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

儉儉與融兄喪有舊亡投張遇襲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

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

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

時收融及襄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衆曰

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即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

原尚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辛高第累遷

北軍中使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

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

方正而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

棺名為鄭公卿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七者皆為

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

鬼志

五



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嶽左右稍叛  
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境棄即而去後徒徐  
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隣欲討山東外接  
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  
玄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  
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  
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強國融不  
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表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  
派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  
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即八年僅以身免  
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之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  
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享創曹袁之權  
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  
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囑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  
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  
禁紂以色七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  
能平御史大夫和慮知七日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  
中大夫雖居冢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  
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  
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

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交術婚姻術借號太  
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  
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  
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  
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  
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儒  
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變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  
對孫權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亦基融  
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  
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  
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  
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  
詐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福爵受傳融論以  
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瓦器守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  
父不肖寧贖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肆市朝猶  
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擄屬皆使聞見



世語曰融二子皆齷齪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海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為所未善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矣其不起若在殿後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志父不以已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

知言之

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傷理

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攸

之妻圭曰以恃權累不虔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子伯少

荆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

子伯特亦隨從于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曾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亡曾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曾公諸將皆疑詐曾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曾公曰天下擾攘各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妻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曾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曾公出授曰父子授乃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魚秦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

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

操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

未必非茲輩也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究之世語曰琰兄

以簡素稱在晉為尚書大鴻臚

晉書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  
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  
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  
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疆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  
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  
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  
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治吾豈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  
自詣玠屬所親眷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曰死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玠乃共  
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  
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  
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  
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



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與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自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一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絮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佳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

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弁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



今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黥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

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諧訥何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擢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



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  
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  
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不甚安留奕為丞  
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  
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  
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  
王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  
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  
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  
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  
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  
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  
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  
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瓜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  
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  
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  
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  
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慕思奕  
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即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

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

儀舉孝廉為謁者替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

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

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闕官用

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固夔避亂淮南後表

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

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

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

開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

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

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

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

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

掾屬時有傳言術軍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

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

順之實而望天之助此不可以待志於天下夫

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

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

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常畜

畜

畜



毒藥誓死無辱定以終不見及

禮盛三夫君使臣以

上下未無道先化洽公府屬屬吉之造士也必擇時雋搜

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篋之患至苟

有或譽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願宜度德投趾可否之

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待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

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細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

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桀戮卽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

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慶知時節而甘其龍掖藥要

君以楚微取詩云唯此褊心何出為城父令

劉倫叛後

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羣為城父令

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大

守郡濱山海菁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

官位長官與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

欲舉兵攻之熹又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

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

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

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

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熹遣吏成弘領

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卒平熹從錢

象亦數千熹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

愬言象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熹遣吏王欽等

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

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綰首熹以郡初立近以師

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



人失所令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  
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  
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  
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  
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重德以  
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  
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  
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  
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齊  
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首髮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

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  
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  
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變聞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  
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  
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  
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  
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速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  
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異謂愛曰儀不相好已甚予友毛亦等  
儀已言之矣子其少下之愛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  
能害人且懷姦使之心立於明朝其得  
久乎嗟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文帝為太子以涼  
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  
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  
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  
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復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  
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  
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  
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

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

中為司徒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

為武衛將軍荀頤所表活既免辭請廷尉乞為官婢以贖

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

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

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

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

弱均去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

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

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

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綦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

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

尚書為同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頤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

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



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顥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顥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顥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顥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顥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

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為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顥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顥，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顥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日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具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輔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顯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

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

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

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女嗣晉諸公贊曰顯曾孫喬字曾伯有體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

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

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

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

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

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還歸募兵得千餘

人還到成阜而進已遇害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

必為亂勸素紹襲卓紹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

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素紹表信行

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

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搃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

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

沐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

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

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蕩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

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

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

孫喬字曾伯有體

錄信功表封勛兄邵

新都亭侯

魏書曰邵有父風太

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

至儉而厚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

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此歸之

太祖追



使持節邵郡太守  
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一年立太子

以勛為中庶子徙蕃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  
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  
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  
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  
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  
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  
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  
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  
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

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  
隱有同古烈臣異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  
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  
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  
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  
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  
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  
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



梁立據取媚於造臺擘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  
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  
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宮  
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固  
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曰王  
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  
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  
之戒今又勞兵罷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  
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

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  
史劉曜欲推之勛以輕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  
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  
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  
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  
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  
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  
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  
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



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  
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  
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  
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  
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管長  
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實  
客千餘家出為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  
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  
藏匿必為留習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

肱郡而賓客無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  
今條同等為兵幸時及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  
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  
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  
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  
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  
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  
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

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芝字子臺琅琊人年十五為  
國建平長史太祖有書後為廣平太守  
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  
豫州刺史病亡  
子威又代從政  
勳自恃與芝有宿



驕慢數元法又并請威官選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尉  
申成所自收并免威官選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尉  
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  
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  
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  
也不失有罪膏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  
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  
在有績責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  
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  
昭猶懼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  
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

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  
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  
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曾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  
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感就其實然循行何忍  
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  
共事無濶神臣松之案無濶山繫獄下太后遣黃  
門詣府簿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  
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



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遠聞聖聽  
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卒竟是臣之罪是以  
冒犯常科輒劾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  
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  
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  
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  
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  
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  
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

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六令  
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  
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  
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  
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  
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  
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  
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  
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  
耕煖種麥種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糞桑種運輸種



賦除道理與堊陰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也請典農冬言習者為行者宗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海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甚墨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

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奔何夔邢顯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  
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  
高格寡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  
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  
備諸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卷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

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

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繇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

寔曰鍾繇居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繇為司徒掾公出

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濡夫公車絕遠公推執言司徒掾公出

府掾屬皆投劾出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

曰戶下不能得自直於君君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

曹掾問空府去意結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

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  
者皆居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  
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居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  
結况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



讓之行爲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  
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  
膺謂觀曰孟軻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  
六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結結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  
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令豈  
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鄉佐而  
卒墮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嘗與族父瑜俱至  
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絲則迪之孫

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  
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  
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  
陽陰脩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  
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  
計吏郭圖爲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  
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

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

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

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

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

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

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荅報由是太祖使命遂

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

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

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  
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



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

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曰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統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奈河東之不危也將軍



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索氏之  
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  
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斬陴攻降  
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敗之

單于語在既傳世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曼成張

琰及高奔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發而吏民亦憊邑郡椽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大

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從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

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

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

治官犯突科條事嘗罪劾檢實姦詐被詔書嘗如所糾

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

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

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統備方既無德

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

通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

罷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且又疾病前後歷年氣

力日

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被侍中守司隸校尉東

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衛

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文病淹滯

眾職荒頽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

失理至乃使邑逃詣關廷隳黍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詔迫吏

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

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

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救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

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

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自天子西

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克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耒繇

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

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



惟鍾寔幹心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金鼎範因太子鑄之

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金五味時芳蓋鼎之烹能造故非

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

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金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

衛之孔悝晉之魏顥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

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

彝器之所宜勒故尔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

朽議曰按昂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音縣地也賜爾鸞

旂黼黻珮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

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

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

曰昔克潞之後秦來圖敗晉功魏顥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

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

津間繇有玉玦欲付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

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

轉魯之璣齊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

時青源聲將未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

即竊見王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

栗側聞斯語未親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松

所摹仰然四寶逸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

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

稱

西曹掾魏甄謀反等不能就禁

魏畧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金鼎範因太子鑄之

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金五味時芳蓋鼎之烹能造故非

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

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金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

衛之孔悝晉之魏顥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

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

彝器之所宜勒故尔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

朽議曰按昂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音縣地也賜爾鸞

旂黼黻珮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

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

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

曰昔克潞之後秦來圖敗晉功魏顥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

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

津間繇有玉玦欲付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

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

轉魯之璣齊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

時青源聲將未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

即竊見王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

栗側聞斯語未親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松

所摹仰然四寶逸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

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

稱



文帝即位王侯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

高鄉侯遷大尉轉封平陽侯時司徒華歆司空

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

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吳林曰蘇嘗

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者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

可殺之婦人後往不歸前止戶外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

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

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

冢木中有好婦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縵襦襜傷左

髀以柄檔中縫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

遷太傅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

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

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

可官割者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

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

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

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大和中蘇上疏曰  
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  
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敷  
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陸  
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  
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



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深寡有辭  
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  
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  
群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  
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  
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  
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  
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減以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  
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  
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  
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  
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  
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  
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  
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  
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



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則嫌其輕者  
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  
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  
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  
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  
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  
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  
慝其德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  
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  
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  
內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  
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  
已是大辟可以懲木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  
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  
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

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雖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  
制在於不可移之地札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  
之於未殺也示之取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  
而不至於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  
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  
道也風化可以漸溥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  
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  
康豈按三鬼之支而致刑錯之異乎蓋德化漸漬教斯有由也  
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訛言人過文帝  
登朝加以玄蒸張武受賂賜金以愷其心吳王不朝崇祀以訓  
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  
善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敬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  
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  
齒于人論是以民無恥惡教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  
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受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况  
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  
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事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寃漢書斬  
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  
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



班固所謂膏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割截之管而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起書曰有司議謚以刑戮決嫌疑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高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曰成侯、

勳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

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檀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



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  
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  
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  
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  
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  
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  
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  
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  
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

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

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  
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

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

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

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

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那原管寧俱游學  
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

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那根矩之微  
歆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



為尾魏略此言未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

可以定其先後也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

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

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

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

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叙曰

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聞步出武

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

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

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字

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時表術

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退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

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

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

民感而愛之魏畧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為主歆以

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

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

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寫巾迎策策謂

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

歆拜華嶠譜叙曰孫策略有所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

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

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

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



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礼礼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前莫敢先發言欲時起更衣則論議譁譁能刺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板丘遣虞翻說飲翻既去飲請功曹劉壹入彙壹勸飲住城遣檄迎軍飲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疆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且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飲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礼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飲既無夷皓韜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後策死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飲咎孰大焉後策死

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飲孫權欲不遣飲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苗公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

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飲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飲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飲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飲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飲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飲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



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挈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傳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表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

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



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  
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劉少時寄宿事亦如之  
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  
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  
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  
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  
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  
周公伊尹則不然繫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  
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  
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  
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

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  
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  
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  
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  
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  
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  
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  
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  
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



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敢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魏書十五年七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

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踈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奮字敬叔世語稱奮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奮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去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

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始

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

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

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

曰孫策率軍如闔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

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

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

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

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

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追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畧

東西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

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

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

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

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

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

布民之望也此面而相之周公瑾江准之傑攘臂而為其手

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

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



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魏國

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治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

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

願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後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降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



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  
 育之累壯而後後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  
 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  
 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  
 十年之後既并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  
 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費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  
 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  
 阿房之宮齋必百曰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  
 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醴必貫三時而後成樂  
 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十  
 餘人中殿則駢駢駢馬六萬餘匹外則扈養二萬而馬十  
 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太官賜  
 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二千中二千石蔽罪斷

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假威儀繁富隆於三代通禮  
 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商栗慈誠之本掃  
 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宣夫當今  
 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  
 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群  
 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華  
 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秦  
 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  
 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  
 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儒林高第所  
 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謨慶祚舊時  
 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  
 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  
 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飛舍雖且萬人或商賈值  
 將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  
 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  
 後運糧或乃其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  
 隅馳羽檄則三面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不為者  
 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強甲放馬  
 而戢兵宜因年之犬豐遂寄軍政於農事更士小大並勤務



備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暴其  
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  
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勸畫外之變必  
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  
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效而不革遂迷不反  
猶欲以其所震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  
歌後舞樂征之衆臨被倒戟折矢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  
樂服之群伐腐推枯未足以為喻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  
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  
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  
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  
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  
駕出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  
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

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  
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  
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  
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  
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所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  
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  
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  
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  
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初  
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在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  
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  
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  
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鶡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

朗上疏曰昔商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家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跽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



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戒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歸矣明帝即位進封

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

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

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

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

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

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

兒之疆禦兒吳界邊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

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

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

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

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保賦而務農桑用

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

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

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邨遠

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



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

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



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為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感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肅父

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

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

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

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

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

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真家之所憚也言之

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

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



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徃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



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荅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羨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孫盛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

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也難肅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開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



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宮顯陽  
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  
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  
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  
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  
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  
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  
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  
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  
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

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  
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  
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  
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  
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  
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  
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  
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  
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



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足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諫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

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



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盤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  
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  
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  
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相範論  
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  
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  
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  
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  
淵而元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

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  
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  
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  
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  
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  
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  
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  
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  
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交母妻子皆



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  
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  
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  
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  
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  
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  
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表教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  
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率時年四  
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  
肅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  
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  
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

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  
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  
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  
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  
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  
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禮春秋例  
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  
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  
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元季中依將



軍段煨丞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開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郎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編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遇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踐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遇貴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同功臣董艾即殺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耶鄆淳淳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鮮學多求諸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

而諸博士率皆庶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持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任郎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焉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至輒開除廩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闡任趙四縣常推



於郡中而夏為軍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  
詣京師大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關  
移穎川牧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  
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  
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  
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  
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  
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  
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白以臺  
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  
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  
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  
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相餘日則誦習之太祖  
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  
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  
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  
作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  
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

豢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和所書耳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  
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龔後數歲病亡也其  
即鄆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  
樂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  
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  
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  
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  
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  
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  
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  
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  
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  
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



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國志十三





卷之四